

我的安居之路

史彦军

我出生在农村，17岁那年，考中了太原铁路机械学校，从此在太原就读、工作，直至安家落户。30年弹指一挥间，我带着憧憬，装着梦想，来到这座城市奋斗，见证了太原发展的奇迹，也收获了自己美满的生活。

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太原机务段工作后，单位给我分配了单身宿舍。一个宿舍住四个人，三个大学生和我一个中专生，14平方米的一间屋摆放了四张单人床，地下的空地便只有窄小的一条了。窗户与门口之间扯了一根铁丝，洗了的衣服、袜子等挂在铁丝上晾晒。有一天，我们正在屋地的中央架起电炒锅做饭，铁丝上晾着的袜子正好掉进了炖肉的锅里，眼见着一锅肉不能吃了。房子是我们这些外地单身最渴望的。我们来到太原，谁不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地？

三年之后，我在表嫂的热心帮助下，买到一套楼房，面积46平方米，五层，只是位置太偏僻了，在远离市区、靠近东山的双塔铁路宿舍，房子的后面就是庄稼地，而且是市区地势最高的地方，上下班爬大坡，十分不便。不过，那会儿房源稀缺，有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根本没有挑拣的机会。

父亲看后满意地说：“楼房位置偏点不怕，重要的是，咱在太原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，这多不容易呀！”

我的这套房位于顶楼，是铁路单位一间半的“刀把子”房，一个大间，一个小间，前后阳台，厨房3平方米，卫生间1.5平方米，还有一个狭长的过道。房子分到手了，我与未婚妻也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，有了房子正好做婚房。未婚妻与我站在新分的楼房里商量装修方案，估量着自己手里的钱，最终只能选择普通些的装修。

家里钱不多，装修房子时自己能干的活便自己动手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父亲会做不少基础工程，常常从老家来帮我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活。有一天晚上10点多，我正要睡觉，忽然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父

亲。瘦弱的父亲背着一大袋自己种的五谷杂粮，弯腰塌背，手上的青筋突起。父亲说：“趁着家里这两天没事，来赶赶活。”我赶紧抱下压在父亲肩上的袋子，说父亲不该背这么沉重的东西，同时心里有些难过，父亲快60岁了，还拖累他为我们匆忙着受苦受累。

几个月后，房子装好，我与妻子举行了婚礼。来家的客人都说房子装修得不错，简洁大气。

几年之后，我们有了小宝宝，父母便来太原帮忙照顾。住五口人，家便显得有些窄小了。妻子与我商量，咱们是不是该买个三居室呀？过几年，孩子大些总得有他自己的一个屋子才好。

于是，我们便四处寻找房源。2003年的时候，我们看中了一套78平方米的三居室，二层，更接近市中心，附近有超市、菜市场，便利得很，要价19万元。我们咬咬牙，买下了这套房子。卫生间宽敞了，洗澡、洗衣服方便了，厨房宽大明亮，进进出出做饭不拥挤了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拥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，住着很是舒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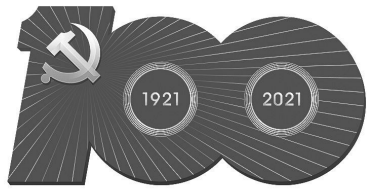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套二层的三居室，我们居住了10年。在这10年间，太原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市区内大部分道路都拓宽重建了，还修了高架立交桥。条条道路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，两侧高楼林立，商铺、商场、饭店一家连着一家，到处生机勃勃，尤其高层住宅一片连着一片，都是不用爬楼的电梯房。建设路、府东街、府西街、解放路、迎泽大街、北大街、胜利街、并州路、东中环、南中环、北中环……太原市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，到处都是正在盖高楼的工地，到处都是已竣工的大厦。近年来，国家有钱了，每年给退休人员涨工资，给企事业单位职工涨工资，大家手里有了钱，便有了购买新楼的本钱。我的许多同事都买了高层住宅，亲戚朋友也有好多人住进了电梯房。

新建的高层宽敞明亮，妻子便也动了心思。2014

年，我们卖了那套46平方米的小房，又买下了一套123平方米的高层住宅。这套房子位于太原火车站东广场的南侧，楼下是正在建设的太原站东广场，未来1号地铁线将从此处通过，迎泽大街的东延工程也正在进行中。地铁与火车站交汇，不久，这里将是人声鼎沸的闹市区。

站在我家28层楼的阳台眺望，巍巍双塔尽收眼底，远处的群山展现雄姿。家中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，都比以前宽大了许多。父亲说：“咱一个农村人，没想到能过上今天这么美好的生活，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。”

是啊，回首过往，不由感慨万端，那时我孑然一身来到这里，如今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安居梦，更见证了城市的飞速发展。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
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

“党在我心·锦绣太原”征文

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太原日报编辑部
太原文学院 太原市作家协会 联办

陪婆婆坐摩天轮

刘德凤

市里新开了家大型游乐场，“五一”期间两个女儿嚷嚷着要去玩。我看婆婆也没什么事，便想带她去感受一下游乐场的热闹气氛。孩子们知道了我的想法，也怂恿奶奶一起去。好奇心强的婆婆，禁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，终于同意了。

我们去时游乐场正搞优惠活动，充值200元送100元，我拿出手机很快充了卡。婆婆见状也把手机掏出来，让我帮她充值。我一下就愣了，后来才明白，婆婆没有进过游乐场，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充值返现金的活动，当然不懂这些活动的规则，以为用微信充200元钱进去，账户里会多出100元钱呢。哎，还是带她出来得少，要不也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。

婆婆跟在我们后面，我感觉她有些拘谨，赶紧挽住她的胳膊。女儿玩了海盗船、太空飞车、大摆锤，见女儿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婆婆很是羡慕，说现在的孩子真会玩。婆婆看见摩天轮，很是好奇，我解释给她听后，她望着高高的摩天轮，一副神往的样子。我心想，这摩天轮速度慢，可以在上面看到整个城市的风景，老年人也可以坐。婆婆不恐高，可以让她试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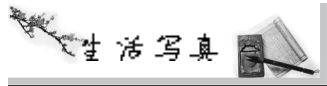
大女儿带着小女儿玩去了，我买了两张摩天轮的票，跟婆婆说我们俩坐摩天轮。婆婆有些害怕，又说费钱，直到我说很安全，而且买过的票不能退，她这才同意了。我扶着婆婆，钻进了摩天轮的车厢，我们俩相向而坐。摩天轮启动后，婆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直到她发

现，其实速度很慢，非常平缓，这才松开了手，贴着窗户看风景。慢慢地，摩天轮升到了半空，婆婆一点也不害怕，还兴奋地说，没想到，游乐场竟然这么好玩，怪不得孩子们总要吵着来玩。她也真没想到，这摩天轮看起来怪吓人的，可实际上稳当得很。

从摩天轮下来，婆婆快乐得像个孩子。看到旁边有旋转木马，婆婆眼睛一亮，我知道她想坐，便说这个项目很便宜，婆婆立马就同意了。买了票，婆婆竟然敢一个人去坐了。她坐在旋转木马上，一个劲儿地笑着向我们挥手，我趁机给婆婆抓拍了几张照片。婆婆难得这样开心，我要留下这些美好的瞬间。

回家后，婆婆一直跟公公炫耀，说我带她坐了摩天轮，还坐了旋转木马，说这些项目特别好玩，让他有空也去坐坐，看得出来，婆婆对这次体验很是满意。一连好几天，只要家里来了客人，婆婆就跟她们提起坐摩天轮、坐旋转木马的经历，看着她一脸得意的神情，我就想，以后有空时，一定要多带她去游乐园，让她多感受一下新鲜事物。

婆婆老了，有些时候真像个孩子，那就多给“老小孩”创造一些快乐吧。



分灯夜读书

董颖

幼年时候并无夜读的习惯，皆因母亲时时耳提面命，夜读太过伤害视力，要细心爱护双眼。后来异地求学，离家越来越远，也就越发不注意，熬夜渐多，近视日深。直至今日，十米开外不辨人物，悔之晚矣。但夜读成癖，却是再难改正，也不舍得改正了。

初次离家，是16岁时去朔州上学。学校在怀仁县，周围是农田，种着一望无际的玉米，盛夏时颇为茂盛，别是风景，适宜静心读书。可惜学费愚钝，仅仅日常功课就已应对乏术，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读些“闲书”，只能偶尔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翻翻。高一时曾这样读过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。

高中的三年，我的床垫下面一直都铺着书。做完每日该做的习题，从床上随手摸出一本来读上几页，是一天中最惬意的事情。我在高三那一年的某个冬夜读完了路遥的《人生》，从被窝里钻出来，满头满身的汗，混着不知是为高加林还是巧珍流的泪。合上书压在枕头底下，瞪眼看着天花板。夜色如漆，听着朔风吹过苍苍的冬天，觉得自已既渺小如蝼蚁，也强大如斗士。

再次离家时已经成年，来太原求学。大学的条件是比较高中好出许多的，至少有读书的自由。也不必再藏在被窝里，尽可以用整夜的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书。老杜的沉郁、陶潜的自在、曹子建的风流自赏或是周星杓的清雅苦涩，稼轩放翁，梨洲亭林，只要是不寻常的文字，都好。而且越是好的文字，夜里读就更有等闲得不着的妙处。

冬天重读《红楼梦》，门外风大雪大，显得室内的灯光很是温柔。《红楼梦》是适合对着白茫茫的大地读的，那便须得雪停之后；对着粗犷的北风读，也别有滋味。读到黛玉焚稿，忽然窗外有树枝折断，心下一惊，再不能继续。仿佛是中了什么魔咒，之后每次读到这一段都胆战心惊。

当然，夜读的书也可以有种种选择，可以泡茶读《东坡志林》，深夜捧腹，是得一种趣味；冲咖啡读卡爾維諾

《树上的男爵》，意兴阑飞，亦是一种快乐。我往往在夜里读些沉重的文字，比如老杜。去年8月，在“织梦计划”做志愿者，我所讲的那门课是按着中国文学史的脉络选讲部分作家及作品。本来在第四天的课上就该讲到唐代，但平生最敬杜工部，于是单独把杜甫放到了最后一节课。一天夜里备课读到《赠卫八处士》中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一句，初读之平平，明白如话；再读之清新，夜雨、春韭、黄粱，满是老友相见时质朴的欢欣，情意盎然；三读之方才明白字字看来皆是血……也许来听我这门课的学生中间，日后有人也上了中文系，当他们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里触到《读杜心解》或是《杜甫评传》，心头一热，想起这首诗来，也便是我此生的功勋了。

所读的篇目，有时是刻意的安排与寻找，有时只是偶然的相遇。前几日写关于中国古代咏贫文学的作业，偶然读到梨洲先生《山居杂咏》，诗曰：

锋镝牢囚取决过，依然不废我弦歌。
死犹未肯输心去，贫亦岂能奈我何！
廿两棉花装破被，三根松木煮空锅。
一冬也是堂堂地，岂信人间胜者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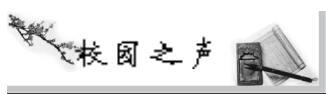
铿锵若金石，读罢默默良久，泫然欲泣。非为先生之苦，但为先生之气，读这样的诗，方才能明白风骨为何物。想百年前某年某日，先生秉笔作此诗时，该是怎样的风度，怎样的襟怀，铁骨铮铮，不逊幽燕老将。我常因读这般荡气回肠的作品而失眠，却也一直很少读小山词之类婉转缠绵的作品。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是风雅得有些甜腻了，“腐儒碌碌叹无奇，独喜遗编不我欺”，于一个读书人而言，夜读书其实是一种自我超越。读书人在书卷中读清风明月，读身老沧州，读白马云鹤，读落英缤纷，不过是为不可得的梦想，乘黑夜里随处可栖的不系之舟，求得一个天地与我的成全。身居促狭斗室，枕边万里江山。春风春鸟，花面逢迎，曲径通幽，冰河铁马，尽入梦来。总之是将白日里难得的人生都痛快地一一读



过，才算见了自己，见了天地，见了众生。

曾经与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师长谈话，提到夜读，平地里十分庄重的人竟也不由自主提高了音量，说夜里读什么书，又说夜里读书的种种快意。隔着先生厚厚的镜片，也能看到眼中星星点点的光。故纸堆里打过滚儿，才明白何谓书卷多情。《聊斋志异·卷一·考城隍》记张生送宋熹诗有“有花有酒春常在，无月无灯夜自明”一句，那在无月无灯的长夜中亮着的，恐怕是读书人的眼睛吧。

（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

在我早先的朦胧记忆中，大人们说起我，至少有两件事与众不同。一件，由于难产，我是开刀从母亲肚子里取出来的；一件，我出生后，由于母亲没有奶水，我是吃干妈的奶水长大的。但那只是些语言概念，对我而言，那只是别人叙述中的存在。

自从父母搬到天地坛五巷14号，我再来太原，快到五周岁，心智渐开，这时候记忆的事情，再也不会忘却。我家在这个大院住了有10年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说来最令人惊喜的是，我的干妈一家也住在这里，而且和我家是隔壁邻居。

就是在这个大杂院，我渐渐弄明白了一些事情：我家在大门过道这儿的住房，原先正是干妈她们一家租用的房间。这么说来，我就是在这儿由干妈哺育了一年多。

在干妈家，我的干奶奶还给我另外取过一个名字。干爹姓雷，我的另一个名字叫“雷来有”。

也可以说，对于“我是谁”“我从哪里来”，在五巷14号，我有了更加全面的一些认知。

一开始，从老家来到太原，来到陌生的大杂院，说实话我见了亲妈都有些陌生，何况是干妈。但在实际的逐步相处过程中，别人的叙述，终于变成了我的真切体认。

我的父母两人都上班，下班后才开始做饭。干妈是家庭妇女，当然是早早准备好了饭食。干爹下了班，往往都要招呼我上他那里吃饭。干爹干妈是平遥人，也许是我婴儿时代的语言记忆发生了作用，他们说的平遥话，我听着熟悉而亲切。包括遣词用语，孟县家叫火柴是“烽火”，平遥家则叫做“洋火”；外公，孟县人称呼“姥爷”，平遥家说是“姥爷”，我听着都不存在什么障碍。于是，我在两头吃饭，同时无形中学着两头说话，掌握了不止一种方言。

在大人们的言谈中，特别是在父亲的讲述中，关于我怎么就有了一个干妈，终于弄清了来龙去脉。

也许是做了绝育手术的原因，母亲从一开始就没有奶水。父亲请过了好多名医，让母亲吃过好多中药，没有任何效果。那时，太原还没有鲜牛奶供应，只能买到美国产的炼乳。牛奶、炼乳，哪里比得上母乳？我咳嗽，怀疑是加的白糖多了；要是流鼻血，则又怀疑是加的白糖少了。由于战乱，老家来太原的交通已经中断，没有谁来帮助我的父母。一个16岁的母亲和一个26岁的父亲，被搞得焦头烂额，疲惫不堪。

如此煎熬了一个月，一个出生体重11斤半的新生儿，变得骨瘦如柴。

也许是“吉人自有天相”吧，五巷14号居住的智太太，她的老母亲住在南肖墙62号，和我家打对门，智太太眼看情况不兆，开口劝我父亲道：

张先生，你又不缺钱，你给娃娃找个奶妈吧！看你两口子的样儿，团弄不成这个娃娃！

那时，我父亲确实不缺钱。营救地下党的同事，他个人掏腰包就花过3700多大洋。他只是那时懵懂，没有想到这一层。

干妈

张石山

一句话点醒了懵懂人，父亲这便托智太太帮着寻找奶妈。而智太太所以那样劝导父亲，却是已有成竹在胸：她所居住的五巷天地坛14号，就有一个现成奶妈。东房雷家一个女人，日前生了一个女娃娃夭折了，刚刚回奶，说成之后，一副下奶药保准解决问题。

就这样，一个骨瘦如柴濒临夭折的新生儿，终于找到奶妈，有了充足的奶水。那新生儿从此吃饱肚子，健康发育成长，其人至今健在，便是本文作者张石山。

当初，干爹雷安民跑单帮，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，又被战事阻隔在老家平遥。事实上，在我吃饱奶水的同时，干妈婆媳俩的生活也便有了保障。干奶奶对现状相当满意，给我取了个新的名字叫“雷来有”。

在五巷14号，干爹有时会脱口喊我“来有”，我也应声。更多的时候，干爹干妈都是叫我“九十几”。这个带儿化的名堂，是长辈们呼叫我的特定用法。

且说解放军逼近太原，太原城内白色恐怖愈演愈烈。父亲是地下党，他的部下已经有被抓走活埋的。出于不得已，父亲和母亲决定撤离。好比临难托孤，他们把我托付给年幼的干妈和病弱的干奶奶。设身处地想一想，那是怎样的一种信任！

父亲找到组织后，被派去担任我解放军199师部队的攻城向导，带领部队攻打太原小北门。

而在城里，大军轰击的炮火铺天盖地。一发炮弹堪堪击中了干妈一家的住所。万幸的是，那发炮弹竟然没有爆炸。弹头击穿屋顶，插入地下，屋顶被轰开一丈见方那么大一窟窿。

干妈紧紧抱着我，惊恐地钻在床下。就在那一发炮弹击中屋顶的时候，我被吓得小便失禁了。

至今，干妈说起当年，总要比划着她的前胸衣襟：哎呀，那泡尿真是不小，你把干妈整个前身都尿湿啦！

打下太原，完成向导任务，父亲急忙申领了通行证赶来看我。一到巷口，看见干妈住所屋顶那个弹洞，父亲额头的汗水就冒出来了。他冲进大门，却看见干妈领着我，正在院内北房檐下晒太阳晒。

父亲给我讲，打下太原不久，我就断奶了。父母接我离开干妈家的时候，干爹和干奶奶都哭了。奶小子，在情感上，早已成了雷家的亲儿子。

到我在红崖底小学开始上学念书的时候，我的干爹给我两件礼物。一件，是一个硬皮的笔记本；一件，是一把精致的算盘。干爹的礼物，伴随我走过了整个小学时期。

干爹早些年去世，弥留之际，他念叨的几个孩子里，首先是我。

我的那位干奶奶，给我起名“雷来有”的老人，后来回到老家平遥，很早就故去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没有关于她的任何影像，但在我的叙说里，她永远是我的又一位恩重如山的奶妈。

除过我们老家小山村，在太原市用儿化语呼叫我“九十几”的长辈，只剩下我的老干妈。

天地坛五巷14号，也已拆除干净，干妈早就住进了楼房。

干妈名叫郝巧英，今年高龄周岁九十。我寻常要去探视老人，或者电话上问候，每当老干妈呼叫一声“九十几”，她的七十好几的奶小子，登时心底热浪翻涌。

